



母亲李秀兰在2015年“九三阅兵”观礼台与陈思忠合影

身卧病床,危处弥留之际的母亲,让我在悲伤不已的情绪中,只能把母亲未来生命的分秒延续寄托于宿命,也似乎唯能如此,才给了我思考喘息的可能。作为任何一位母亲,对孩子的影响都是一生的。而我的母亲李秀兰,在人格上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。她的善良宽怀,与世无争。母亲从小教育我们要与人为善,要学会忍让,不要与人赌气争一时之高下。这在起初还不太被我们所理解,例如,别人家孩子和我们家孩子打了架,其家长会上门来告状、指责我们,我们怨气再高也被母亲拉在一边,然后她总是一边厉声批评我们,一边连连向对方赔礼道歉。后来我们明白了,母亲不仅

仅是因为我们的不懂事而给她丢了脸,更是在教育我们不要为了一件小事而降低了自己的人格。她的这种看重自己人格而不计较琐碎得失,还表现在其一生的工作生涯中。照理说,母亲属于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,十四岁入党,十五岁担任妇救会主任的秘书,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县妇联主任,论资历不可谓不老,可是她一生都没攀上什么高官职位,临退休也不过就是一个副厅级单位的干事,退下来后享受离休干部十八级处级待遇。分析原因,除了与跟随父亲南征北战、频繁调动工作有关之外,更让人不能不感慨的原因是,她的任何一种奉持一生的谦和宽怀、与世无争,任何时候都不曾营营以求,从而降低了自己人格的处世之道。而她的这种做人风范,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做子女的。她的克勤克俭、保持朴素传统习惯的美德。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,一个比一个大两岁,所以衣服大都是大的穿过的

从渴望死到勇于生,这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初的感受。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文字里我看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息止息的起伏,同时也在一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。《我与地坛》,我生不息的地坛。我想这或许是影响我一生的散文,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就想去走近那个荒芜冷落的故园,驻足这座历史沧桑的地坛,去倾听生命的呢喃,寻找那个偷偷书写命运的狂魔。那些人那些物仿佛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,每次走近我都能清晰记得他们在地坛旁的位置,都能聆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,那对中年老夫妇在昏黄的暮色中越走越远,那棵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老柏树越发苍翠,那空气中漂浮着鸽子的哨音……就像作者在文中说的那样,“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,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,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,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我的车辙印。无论是什季节,什么天气,什么时间,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。”不能不我说我对生活的热爱就源于此,每个命运的不同筑就了这个世界的不同,但是在作者的眼里世界是平等的。他在文中说道:“我常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,但可以相信,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。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,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(比如说)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。”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拥有什么,反而一副平凡

的皮囊,我们要学着去享受它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光芒。灵魂深处的那份宁静或许是自己对于生活炙热的本样,然而无数人终究触不到那份欲望的宁静,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、生硬的,反而是极其敏感、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、极其坚韧的。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,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。莎士比亚说:“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”,或许真是这样。狂妄之年忽然残疾的作者没有了母爱的滋养,常年以宁静的地坛为伴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慢慢的,他参透了生与死的真禅,他唯一懊悔的是在自己小有成就的时候,没有了母亲的呼唤,他依然可以在老柏树旁停下,在草地上、在颓墙边停下,在处处虫鸣的午后,在鸟儿归巢的傍晚,可是这时他心里才有点明白,母亲已经不能再来这园中找他了。我或许体会不到地坛里带给作者由死到生的渴望,但是我看到了只有在不断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,才会冲破绝境,去享受追求过程的宁静与悲壮。或许真有那么一天,命运的不幸会降落于我,到那时我也要占据地坛里一丝阴凉的角色,撇一枝树枝左右拍打,不是为了逃避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,而是注视着地坛旁那些生命的芳华,在用一片宁静的去看和命运谈判。假如有一天妈妈问我,你出门要去哪?我会摇着轮椅说:“我要去那座宁静的地坛……”

地坛里生命的宁静

曹延鹏

母亲二三事

崔江林

穿,甚至会在最小的穿着也小时,弥上一小段继续穿。我清楚记得,在我们兄弟都长到少年阶段时,有一次母亲叫人从外地捎回了做衣服的好衣料,当时原本是母亲为两个姐姐准备做衣服用的,是墨绿色的条绒面料,但是因为多捎回来了几尺,于是母亲就合计着给我们兄弟仨也用同样布料做了。结果做出来后,最初我穿着总为这偏女孩子的颜色而感到怪怪的,后来勉强被周围人“洋气”的夸赞声冲昏头脑,也就渐渐习惯了。母亲保持革命本色的好传统,给我印象最深的,莫过于她的那个老粗布包袱,那是母亲几十年来用以包裹她的换洗衣裳用的。我为此还写过一首小诗。

最后,我想说的是母亲一生在养育她的孩子们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明智、无私和没有任何的“偏心眼”。按理说,孩子中哪一位从现象上看,回家次数更多,即像她所说给家里“贡献更大”一些,那么她似乎理应向回家多的这一位。但事实是,母亲深知那样的做法,并不是一个明智母亲所应该采取的,一个明智的母亲不但施予孩子们的爱是一视同仁的,而且要使孩子们之间不造成矛盾。我是属于从现象上看回家多、给家里“贡献更大”的,所以,这方面我感受最深。

一次,临时给我们家打理家务的我爱

人的姨妈试探性地问母亲:“您有那么多积蓄,还有房产,等您老了时一定会留给您最喜欢的孩子吧?比如常回家来照顾您、料理您生活的某一位,对不对?那您最喜欢哪一个孩子呢?”母亲回答了一句:“五个孩子都是我心头的肉,我都喜欢!”然后补充了一句:“他们各自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嘛。”母亲不但嘴上这么说,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。那一年,我们家老二的儿子结婚要买房,我这位二哥就开口向家里说出了一个不小的数目。当时,二哥只说一时周转不开,家里能否暂借这笔钱给他。随后不久的一天,母亲就催我赶快上银行代她取了二哥要的那笔钱,又让我马不停蹄地送到二哥手里,以后也没再过问,像是没发生过这回事。后来我忍不住提醒母亲,可是她一脸严肃对我说:“你二哥目前正处在经济最困难的阶段,身上压力很大,你可千万不要向他提借家里钱的事。”按理说,我这位二哥回家最少,母亲最该不待见的就是他,可母亲就是这样的人,像她所说,十个指头都是她的心头肉。母亲就是这样公道地施大爱于她的每一个孩子,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减少了矛盾,我们也都都很佩服母亲。

孝敬父母不应该建立在空洞的基础上,所幸的是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任何人,我很爱我的母亲。



“银带”绕青山 郭玉军 摄

恶狗卖货

陈仓

恶狗在马路边捡到一饼形似花卷的干牛粪,心生恶念,挨家挨户地恶搞欺,卖货作恶。

来到牛棚,见到老黄牛,恶狗说,油花卷,油花卷,优质荞麦面油花卷,送您啦!不香不收钱!老黄牛仔细一看恶狗手上的假货,指着牛槽后边的粪堆,笑嘻嘻地对恶狗说,谢谢您,不客气!我这有香喷喷、热乎乎,刚出笼的新鲜大花卷,好兄弟、好朋友,随便吃,随便拿,不要钱,爱吃常来吃啊!恶狗立刻明白,老黄牛明察秋毫,自己奸计不成,转而去欺骗马。

来到马圈,恶狗故作重演,假装热情地对马说,油花卷,油花卷,荞麦面二合一油花卷,送您啦!不香不收钱!马一看二闻三琢磨,笑呵呵地对恶狗说,我消化不良,从来不吃油花卷,谢谢您啦!有朋自隔壁来,蓬荜生辉啊!马指着墙角的粪堆对

恶狗说,我这里有特制小面包,软香酥甜,好邻居,随便吃,随便拿,拿走不谢。恶狗明白,见多识广的马不上当,骗不了,它只好上山羊那里碰碰运气。

来到羊圈,见到山羊,恶狗故作玄虚地对山羊说,油花卷,油花卷,荞麦面糜子面三合一,精工细作的油花卷,送您啦!不香不甜不酥不收钱!老山羊哈哈大笑,不置可否。老山羊指着满地的羊屎蛋对恶狗说,远亲不如近邻,近邻不如对门,羊粪九子,有病治病,无病健身,馈赠亲友,随便取,随便吃,随便拿,要多少拿多少!

恶狗欺诈牛马羊不成,跑到果园里去骗猴子,猴子直截了当地戳穿骗局,怒斥恶狗:呸!请不要侮辱大家的智商,因为你不配!

寓言

山石上的冰

郭晓芹

冰柱悬挂在山石上 晶莹闪亮 像一些杂技演员 被绚丽的舞台吸引

它们用坚定的眼神 注视远处 看似如铁 实际 有一种水嫩般的柔软

正如墨绿色的苔藓 偷偷铺在它们脚下 我想 日晒之下,它们该如何



已是第二次去丽江,却是第一次来东河。与同仁们自玉龙雪山下来,便朝东河古镇奔去。过了丽江大研古城往北走,行程约四公里,植被茂密而又秀丽的山脚下,逶迤着一片密集的村落,这就是被称为清泉之乡的东河古镇。

四百年前的地理学家、文学家徐霞客在游芝山解林时,曾漫步于此,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:“过一枯涧石桥,西瞻中海,柳暗波萦,有大聚落临其上,是为十和院。”“十和”即现今东河之古称。可见东河历史的悠长久远,也可见当时的繁华与在历史上耀眼的地位。

无论从哪里来,从哪条路走进东河,都可以走到四方街。四方街是古镇的中心,是商贸的集结地,古色古香的一排排商铺客栈,犹可想象得到当年茶马古道重镇的繁华。四方街并不四方,却可以通往古镇的四面八方。出四方街,顺着一条石板铺就的路往西走,一二十米处便是一座石桥。这就是修于万历年间的青龙石拱桥了。桥面的石头凹凸不平,石块颜色青红黛白各不相同,可见在四百年前的修筑时,并没有刻意于石料色泽的挑选。石块之间是石灰与糯米汁粘接,更多的是靠石块与石块的相互连接,支撑起这座沉重的石拱桥,足见当初工艺的讲究,使它在四百多年的风雨中依旧坚固。此桥的修建,是当年茶马古道的蓬勃象征,在几百年前的岁月中,桥上马帮结伴而过,马帮银铃叮咚作响,南来北往的人接踵而至,一派人喧马嘶的盛世景象。静静地站在青龙桥上,远处是玉龙雪山俏丽的山峰,脚下是清澈见底哗哗作响的青龙河水,河两岸随风摇曳着茂密杨柳,放眼望去,一片鳞次栉比的民居屋顶,很有一



点舍我其谁的气派。望河水涌动,看柳丝依依,任春风拂面,真是一种极度的惬意。过了桥便是龙门客栈,当年走茶马古道的男人们小憩休整的地方。这里依然是客栈,依然有马廊与拴马的木桩头,只是没有了数百年前的热闹与喧嚣,显得冷清宁静,有些与那场地身份的不符。在客栈临路的一侧,新搭建了一处茶舍,厚厚的木板上围着几道木栅栏,黑黄色的木桌木凳,很有岁月的味道。坐在那里,可望到石拱桥、青龙河与客栈的场院,是一个休憩观景的好去处。古镇的水,想必是发源于玉龙雪山的清泉细流,过墙绕户,穿城走院,形成巷巷有溪、临水筑居的情状。有街巷的地方必有水,水是古镇的血脉。古镇的溪流沿着青石路的走向淙淙而行,一眼望去,能清楚看到鹅卵石上的纹理,即便是不去是那溪流,隐隐约约的声响依然可感觉到明快而透彻的流动,让人的心情无比开朗而愉悦。古镇人巧妙地用智慧将水分为饮用与洗涤用水,千百年来,始终严格保持着饮用水源的洁净。蜿蜒湍急的溪流径直走去,即可看见绿

東河古镇

柳笛

翠茵堤中一泓浩大的水面。柳枝垂地,翠柏矗立,守护着一潭清泉,这便是九鼎龙潭。古镇的溪流便源自这里。水面上可见多处泉眼一汪汪泉水汩汩冒出,使水面涟漪荡漾,无休无止。潭里的水很是清澈,水草舒展摇曳,一群群的鱼悠然游荡于水草间。泉畔山上,一座古寺屹然,掩映在绿树丛中。潭的一侧是山体,树木幽深茂密;一侧是田园,大片菜地铺展在一片葱茏的林木间。站在此处,近看清泉游鱼,远观田野阡陌,何等舒畅陶醉。石板路、古民居、清泉、古木、古刹……与天光云影共徘徊,与闲适宁静同交融,真是古韵悠悠,情致悠然。古镇是一个未被雕琢粉饰的村落,与世无争,纯真质朴,古色犹存,是一方远离尘世浮华很少污染的净土。守着那祖传的庭院屋宇,在柔美的时光中慵懒缱绻,该是一种美好的享受。古镇不大,沿着安详的街巷,无思无虑悠悠地走着,不会觉得倦怠,不会觉得无聊,反而会体验心的轻松,会感受来自灵魂的宁静。街面上铺就的石板路,历经千百年,已被人马踩踏得光滑平整,那份古朴,那份真实,那份沧桑,久久地打动着你。走在街巷深处,总能看到背着背篓的纳西老妇。黝黑粗糙的皮肤,和蔼善良的笑容,让人觉得那么亲切。走在这样的街巷,心情由不得不柔软,仿佛随时都有大把时光可纵情挥霍。这里的安

静、自在与慵懒,这里的古旧、原始与自然,让身心都放松下来,在无疆的发呆中体悟风生云动,使世俗欲望在无邪无邪中静褪而去,还心灵一片清静,还生命一段童子的淳美。随心之至,依地势而建的老民居,保存着错落有致的格局,历经风雨侵蚀斑驳的墙体,青灰色的屋脊房瓦,写满了岁月的沧桑。好奇地探头于巷中院落,一架摇水的辘轳架在井边,一尾翠竹依依绿意盎然,一串串玉米灿灿在阳光下,大红灯笼悠然垂于屋檐,木雕老门,土墙黛瓦,便是一派原始的清新与怀旧的心动。随意进入一家院落,都是当地民俗文化的映像,都可以品读出纳西人乡土情调,品味出纳西人沉积的独有文化,体会到古镇源自天然的特质。走在街头巷尾,适时可以看见幽僻而破败的院落,镶嵌着省市重点保护民居匾牌,俨然也是民居建筑的小博物馆。行走街巷,倚门而坐沉思的读书人,铺展案台泼墨的艺术家,缥缈而至的幽幽歌声,风情浓郁的粗布银器……都构成了一幅幕幕的画卷,冲击着已经在都市的浮躁中变得愚钝的感官。古镇有着许多酒吧,是那种朴素自然静谧、可以无拘无束放松的酒吧,是那种随性而至,可以看见幽僻而破败的院落,镶嵌着省市重点保护民居匾牌,俨然也是民居建筑的小博物馆。行走街巷,倚门而坐沉思的读书人,铺展案台泼墨的艺术家,缥缈而至的幽幽歌声,风情浓郁的粗布银器……都构成了一幅幕幕的画卷,冲击着已经在都市的浮躁中变得愚钝的感官。古镇有着许多酒吧,是那种朴素自然静谧、可以无拘无束放松的酒吧,是那种随性而至,可以看见幽僻而破败的院落,镶嵌着省市重点保护民居匾牌,俨然也是民居建筑的小博物馆。行走街巷,倚门而坐沉思的读书人,铺展案台泼墨的艺术家,缥缈而至的幽幽歌声,风情浓郁的粗布银器……都构成了一幅幕幕的画卷,冲击着已经在都市的浮躁中变得愚钝的感官。古镇有着许多酒吧,是那种朴素自然静谧、可以无拘无束放松的酒吧,是那种随性而至,可以看见幽僻而破败的院落,镶嵌着省市重点保护民居匾牌,俨然也是民居建筑的小博物馆。